来时路

平日里多感性。犹记高中毕业时，历史课本上讲近代中国的那几课已被我翻得破旧不堪。每每思及那段前辈们于昏暗中博天光的艰险历程，便忍不住泪湿眼眶。近日读了白先勇先生的《一把青》，又接触了同名影视剧，仿佛又回到了曾经为近代中国历史流泪的日子里，情绪浸在其中不得脱。

也不忍心脱离。细细感知吧——谈起“民国”一词，闭眼时瞬间浮现在脑海中的，都有什么？

夜晚灯火辉煌的老上海无时无刻不吐露着一种纸醉金迷的浪漫气息，富贵人家的儿女端着优雅仪态游走于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。影视剧里奢华颓靡的纷繁场景是多少人对这两个字的定义。然而，在其背后——在那些逐渐模糊而鲜为人知的岁月里，深藏着多少属于那个时代的无声哀吟。

好比电影《八佰》中，士兵日夜守卫的堡垒与歌舞不息的繁华租界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街。

“打仗这个词，用在自己人身上，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？”台剧《一把青》里，空军大队长这句话出口的那一瞬间，潸然泪下的是戏里戏外两处人。 “时代的一粒沙，落在一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”，更不用说当整个时代都在发生巨变的时候，个人的种种会随之如何沉浮。剧里初时写“白衣，蓝裙，不知名姓，黄昏好风景”的意气风发的少年郭轸，到最后耗尽燃油“找不到回家的路”，而当初清纯天真只因好奇便能寻觅千里的女大学生朱青，也因种种原因早已不复往日模样。林徽因先生的《哭三弟恒》中有这么一句：“别说是谁误了你，是时代无法衡量。”真真是让人心生悲慨万千。

又想起齐邦媛在《巨流河》里记录初恋张大飞托人转交的诀别信：“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，既拿不起又未能早日放下……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，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。”航空烈士纪念碑上，每个人的信息都那么短。简简单单几笔刻下鲜为人知的英雄姓名，生于某某死于某某记录波澜壮阔的伟大一生。

林觉民在《与妻书》中这样写道：“吾自遇汝以来，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；然遍地腥云，满街狼犬，称心快意，几家能彀？……汝体吾此心，于啼泣之余，亦以天下人为念，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，为天下人谋永福也。”在那个“天灾可以死，盗贼可以死，瓜分之日可以死，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，吾辈处今日之中国，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”的时代，多么感激能有这样甘愿挣脱命运漩涡，主动抗击历史洪流的人。时代之无奈的确无法避免，可愿以一身之躯去挽救国之福祉的人，不正是因此而彰显出其英雄本相吗？

那个充斥着人们共同的悲伤印记的时代已经逝去，但有些事情虽已过去并不等于可以丢弃。历史的故事需要被更多人讲述，毕竟，后浪向前进时终归不能忘记来时的路。